

佛殿古墓



FAYI
GU MU

惊险诡异之所接踵而至

港岛大亨的神秘地下石室，藏地雪山上的万年冰洞，
阿拉伯沙漠里的古墓，金字塔下的猫灵藏身地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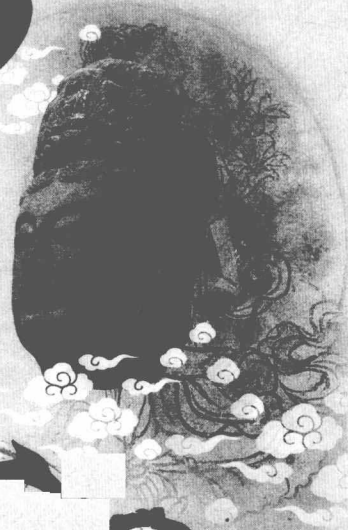
飞天

著



佛殿古

FAYI
GU TAO



飞天
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佛医古墓. 1 / 飞天著. —石家庄:花山文艺出版社,

2008.1

ISBN 978-7-80755-230-7

I. 佛… II. 飞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204613 号

佛医古墓 1

作 者:	飞 天	策 划:	张国岚
责任编辑:	张亚鹏	特约监制:	千太阳
特约编辑:	马南山	封面设计:	思想工社
责任校对:	成 仁	美术编辑:	美 慧

出版发行: 花山文艺出版社
地 址: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
邮政编码: 050061
网上书店: <http://www.hspul.com/ecity>
邮购热线: 0311—88643242
销售热线: 0311—88643227/3228/3229
传 真: 0311—88643225
E-mail: hspul@163.com
印 刷: 三河市燕山印刷有限公司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开 本: 710 毫米×1000 毫米 1/16
字 数: 275 千字
印 张: 15.75
版 次: 2008 年 1 月第 1 版
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: ISBN 978-7-80755-230-7
定 价: 26.80 元

(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·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)



目录

CONTENTS



第一部 保龙计划

- 第一章 神秘的病人 004
- 第二章 突然狙杀 012
- 第三章 藏僧出现 020
- 第四章 麦义领导的自杀式袭击 028
- 第五章 转世灵童 036
- 第六章 鬼墓 044
- 第七章 唐枪与无情 052
- 第八章 十根脉搏的孕妇 060
- 第九章 女助手狄薇 068
- 第十章 梁举的诡谲计划 076



目录

CONTENTS



第二部 十命妖女

- 第十章 天衣有缝 158
- 第九章 回字封条 150
- 第八章 前所未见的封印 142
- 第七章 黑夜盲文 134
- 第六章 神秘孕妇雅蕾莎 126
- 第五章 古玩行高手司徒开 118
- 第四章 七手结印 110
- 第三章 十根脉搏 102
- 第二章 鬼墓绿洲来的女人 094
- 第一章 刻在石头上的奇画 086



目录 CONTENTS



第三部 碧血灵环

- 第一章 纳兰世家 168
- 第二章 转世灵童的天敌 176
- 第三章 死亡谶语 184
- 第四章 霰弹对转轮 191
- 第五章 鬼墓、怪画、异人 199
- 第六章 老龙的艳妾 207
- 第七章 初见老龙 215
- 第八章 亲历十根脉搏的孕妇 223
- 第九章 又见黑猫 231
- 第十章 方星的真实面目 239

●
序

审判日必将到来
第七位天使吹响死亡号角
光辉来自天际
火与血清洗地球
消灭撒旦
龙之头颅落下
一切罪恶
来自母体
亦必将终结于母体
灵魂交付于魔鬼手上的罪人
悬挂在十字架上接受审判
在黑暗来临前
牧场重归纯净——

这段散文诗一样的文字，以红色的正楷记录在一张六寸照片的背面，是我最熟

悉的父亲的笔迹。

照片的正面是一个艳翠欲滴的女式手镯，背景则是一块白底红花的缎子。看手镯的成色，应该是翡翠中的极品，价值不菲，并且整体通透的手镯内部，飘着丝丝缕缕的血丝，缠绕牵连着，正是被鉴玉专家们称为“流云之锦”的绝佳品相。

这是父母唯一的遗物，当年父母同时失踪的消息从中东传来，我找到他们卧室里保险柜的钥匙，打开之后，除了这张奇怪的照片，什么都没有。

手镯、《圣经》上曾经出现过的审判日传说、父母的失踪，三者之间会不会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呢？

近十年时间，我对这张照片看过不下千遍，却一直毫无头绪。江湖上的人，也早就忘记了他们的名字，只有在我心里，他们的形象似乎仍然鲜活地存在着，永远不会老去。

十年，港岛的变化极大，唯一不变的，只有我对他们越来越深的思念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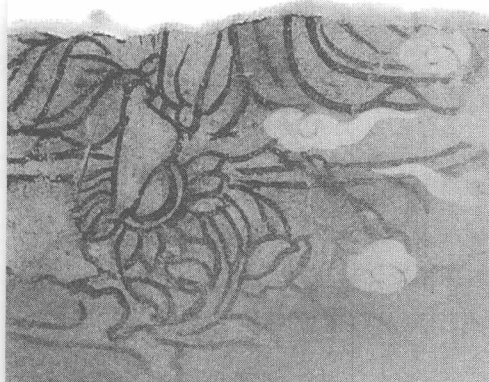


BAOLONGJIHUA



第一
部

保龙计划



第一章 • 神秘的病人

电脑屏幕上，一张拍摄于大沙漠的彩色图片占据了我所有的视线。

万里黄沙尽头，夕阳正要落下，金色的余晖照亮了近处那片绿洲。树叶、房屋、水波都像被镀上了一层金似的，闪闪发光。

风景很美，但我知道这个地区却有一个很恐怖的名字——鬼墓绿洲，位置是在伊拉克摩苏尔以北的沙漠里。

即使唐枪的电子邮件中不详加列举那些诡异事件，我也知道过去两百年里，失踪于鬼墓绿洲的人已经超过了四位数。

“我最近接了一单大生意，目标是鬼墓下的‘所罗门王封印’，酬金高得令人无法想象。你肯定知道那个阿拉伯世界的宝藏传说吧？威加天下的所罗门王曾收集了七海五洲的宝藏，尽藏在沙漠里。没有人知道宝藏的具体位置，但只要是在地下、只要跟古墓有关，我就一定能找到那些真金白银。现在，我已经闻到它们的味道了。沈南，祝福我吧！”

唐枪，近五年来东南亚最高明的盗墓高手。

据我所知，2005年圣诞节之前，在希腊召开的天下盗墓高手大会上，他已经成功地加冕“21世纪新人王”的称号。所以，他完全应该有狂傲的资本。

现在,电子邮件的字里行间透露着无与伦比的自信,当然,他之所以能创造今天的成就,跟他身边的另一个好朋友、好兄弟冷七也是分不开的。

古人有“焦不离孟,孟不离焦”的佳话,而他们两个每次出手都形影不离,合作无间得像一个人。江湖上都说,冷七就是唐枪的影子,每一分每一秒都跟在他的身边。

宝藏动人心,而唐枪、冷七的追求早就超越了金钱的诱惑。他不止一次说过,今生最大的目标,便是发掘出盗墓界前辈们为之扼腕并且死不瞑目的十大著名古墓。恰好,所罗门王的宝藏,就是其中一个。

好男儿志在四方,唐枪努力身体力行着的,正是一个男人应该做的事,我相信他一定能成功。

“沈南,可惜你不在这里,否则断断续续地拿到那些关于‘鬼墓’的阿拉伯语资料,也就不会让我跟冷七头疼欲裂了。像你那样通晓六国语言的天纵奇才,怎么甘心在寂寞的小楼里孤独终老?我真是太替你可惜了——”

另一封来自唐枪的电子邮件里,他不知是第几百次表示了对我的不解。

我的确精通阿拉伯语,那得益于父亲从小的严格督导,只是偏居港岛一隅,这些才能根本无从施展。

“丁零零——”电话振铃声,将我从沉思里拉了回来。

桌上的那杯黑咖啡已经凉了,此刻的天色正是夕阳落下、夜幕未至的黄昏。落地窗外,常春藤和绿萝刚刚开始绽出新的叶子,牵牵绊绊地垂下来,生机盎然。

我挪开膝盖上的书,拿起话筒。

“沈先生?”是一个客客气气的男人声音。

“是,我是沈南。”我紧了紧身上的棉质睡袍。空调没开,屋里的气温随着夜色的降临而低了很多。小楼里听不到关伯的声音,他大概是出门散步去了。

“小姓麦,早知道沈先生的医术冠绝港岛,今天打扰,是想请先生过来,为我们夫人诊脉。她已经怀孕三个月,身子不方便,不知道能否烦请先生过来?我们在市中心的银冠酒店顶楼,诊金方面,沈先生无须多虑,一定会加倍奉上。”

对方的声音儒雅温和,我猜他可能是一位开始发福的成功商人。

接电话预约出诊不是第一次,我立刻回答:“好,我们约在明天上午好不好?”

对方“哦”了一声,随即赔笑说:“如果可以,希望现在就……我派车过去接您,方便不方便?”

我忽然一愣,毕竟我是一名中医,如果对方是急诊,应该去港岛的几大著名西医院,那里的人力和设备都是世界一流的,可以保证孕妇的绝对安全,而不是求教于我。

我沉默了一会儿，拿起铅笔，在留言簿上画了个小小的问号。

21世纪的港岛黑道，正面临势力格局的重新划分，几大堂口明争暗斗，动不动就发生暴力、暗杀、绑架事件，所以，遇到不平凡的事，我总会特别小心，免得一时不察，当了别人的枪头。

大门一响，关伯哼着小曲踢踢踏踏地走进来。

对方继续笑着：“我是经朋友介绍过来的，大东远洋货轮的周船长、恒昌药业林董都是我的熟人，早知道沈先生专看妇科疑难杂症，所以才冒昧求教。”

老周、老林是关伯的朋友，时常在一起下棋，跟我也认识。

三个月的孕妇行动自如，她们当然可以上门就诊，而不必医生上门。

“沈先生？”对方听不到我的回话，有些紧张。

我沉吟着：“明天不可以吗？或者另请高明？”

弄得如此神秘，我怀疑是某位政要或者富豪的侧室怀了孩子，不敢明目张胆地去医院露面。

果然，对方一声长叹：“夫人的身份，一旦暴露给媒体，马上就……沈先生，体谅我一下，我只是听差走卒，完不成任务，夫人肯定怪罪下来，我这个铁饭碗就砸了。千万请沈先生赏我口饭吃，哪怕仅此一次呢？”

我确定了自己的判断，皱了皱眉，在记事簿上写了“与人方便、自己方便”八个字。对方已经年纪不小了，苦苦哀求，我的心软了：“好，我去，派车过来吧。”

对方喜出望外，连声说好：“谢谢沈先生，我马上让司机过去，马上过去！”

放下电话，关伯敲门后进来，手里竟然托着一只直径超过一尺的大甲鱼，满脸得意：“小哥你看，多好的东西，而且是天然甲鱼，绝不会是养殖场里饲料喂出来的东西。我刚刚去市场买了两只血气方刚的红毛黑脚公鸡，熬汤炖骨，正好给你补补。”

关伯是爷爷的朋友，早年曾是江湖上的风头人物，现在跟我一起住在港岛郊外的这座中式小楼里，成了每日买菜做饭、浇花养鸟的老仆，怡然自得。

那么大的甲鱼，市场上很少见，生长年岁至少超过几十年，只为口腹之欲就把它宰杀了，似乎不太好，但我不想扫关伯的兴，只是笑着点点头：“好吧，不过我一会儿要出诊，银冠酒店，一个不明来路的孕妇。”

关伯黑白驳杂的剑眉一立：“哦？有问题吗？”

我笑着反问：“会有什么问题？不过是觉得这个世界上瞒天过海的事越来越多而已——”

关伯刚刚皱起的眉头缓缓展开，仰面一笑：“哈哈，我也知道，小小的港岛江湖才多大块水湾啊！有咱们爷俩在一起，谁敢不识好歹地上门来叫板挑衅？好了，我去做

菜,今晚看我的手艺——”

他退出去,轻轻替我关上门。

老头子已经是退出江湖那么久的人,但胸膛里的热血和豪气仍在,并且练了四十年的铁砂掌也没耽搁下,根本没把如今的所谓“黑社会大哥”放在眼里。不过我知道,关伯关门闭户在这个闲院小楼里静养,真正接触到的社会暗流很少,外面的世界,已经不是他想象中那个“为兄弟两肋插刀”的江湖了。

院子里又起了风,受全球变暖的大气候影响,港岛的春天越来越短暂,刚换了春装没多久,便得着手准备夏装了。

后面厨房里传来关伯叮叮当当的锅碗瓢盆声,我坐不下去了,起身去楼上取风衣。对方电话里说得那么急,必定很快就到,为了节省时间,我得稍作准备。

杏林行业里的历代前辈们流传下来最经典的一句话:医者父母心。

做医生,要时时处处为病人着想,才配得上这个“医”字,而且每接手一个病例,从头到尾,一定要全力以赴地去救治对方,否则,天理不容。

刚刚拉开门,我陡然觉得房间里起了一阵旋风,倏地回头。起身时带动的转椅仍在轻轻晃动,但桌面上那本书却突然不见了。

落地窗的密封性很好,就算是气象台挂风球的天气,都不曾有透风的时候。所以,我只能判断,是有梁上君子光临了。

这间工作室兼书房并不宽大,长度八米,宽度五米多一点。靠墙放着书柜,窗前是办公桌、转椅,房间的另一端是一圈黑色的意大利真皮沙发和玻璃茶几,并没有太多可以供人躲藏的地方。

“是哪一路的好朋友在跟我开玩笑?”我低声叫起来,反手关门落锁。

对付窃贼,并不需要关伯帮忙,而且我知道,很多人入了盗贼这一行的江湖人,都有不得已的苦衷,只要不牵扯太关键的利益问题,我不想把对方逼得太急。

“书不值钱,朋友需要钱的话,几千港币我还能拿得出来,大家算是交个朋友,怎么样?”

我向前跨了两步,沙发后面,露出黑衣的一角,似乎有个人正蹲身藏在那里。

“我看到你了,出来吧!”我的心情一阵放松,这种拙劣的躲藏身法,对方的本领也不会高明到哪里去。

黑衣一动不动,我迅速绕过沙发,猛地发现,那只不过是一件塞在沙发缝隙里的黑衣服,故意露出一角吸引我注意力的。

一股旋风再次出现,却是从头顶高悬的蝶形吊灯上而起,卷向门口。

我头也没回,反手甩袖,“嚓”的一声,一柄三寸长的柳叶飞刀已经钉在门锁上

方。如果对方是跃到门边去开锁的话，这一刀会恰好钉在对方手腕脉门上。

“好刀。”转椅“嘎吱”一响，对方从门边反跃回来，落进转椅里。

“咔啦”，是子弹上膛的声音，我再次转身，面对办公桌，一个白色西装、白色高跟鞋、戴白框太阳眼镜的长发女孩子，已经悠闲地跷着二郎腿，右手举枪指向我。

“刀法虽好，能快过我的枪吗？”她手里的转轮手枪竟然也是银白色的，与涂得红艳艳的修长指甲相映成趣。

书又重新回到了桌子上，夹在书里的玉镯照片却捏在她的左手里。

“小姐，你走错地方了。”我冷静地微笑着。

轻功如此高明的女孩子，江湖上不超过十个；十个人中漂亮而不羁的大概有四个；四个中无论任何时候都喜欢穿一身白衣的只有两个。毫无疑问，她是这两人中的其中一个——“香帅”方星或者是“雪杀手”艾蜜。

“嗯？是吗？难道这里不是‘妇科圣手’沈南先生府上？”她翻来覆去将照片看了两遍，轻轻吹了声口哨，手指一弹，照片飞回桌面上。

“对，不过到这里来的，只有病人，没有神偷或者杀手，而小姐你看上去精神焕发、身法灵动，绝不像是有病的样子，所以我说，这个房间里没有你感兴趣的东西，请便吧。”

无论方星或者艾蜜，都是普通男人惹不起的女孩子，保持不卑不亢的态度，此刻是最恰当的。

“哼哼，沈先生这次走眼了，我有病。”她的小拇指轻轻一钩，那柄枪飞速旋转着，突然从手上消失了。

我退到门边，拔出飞刀。

“谢谢沈先生刀下留情。”女孩子冷笑着。

她的身手如此高明，如果我出刀射她要害部位的话，刚刚就是一个两败俱伤的场面，射中她的同时，我也会被她的手枪击中。

我摇摇头：“小姐，我很快就要出诊，有什么话请直说，一会儿车到了我就得走。”

作为港岛中医圈子里精通妇科的年轻高手，接触过的女孩子不计其数，我已经总结出了“以不变应万变”这条对付女孩子的金科玉律。无论她们怎样撒娇、狮吼、媚笑、示弱，我只保持有距离的礼貌态度就好，绝不靠近一分，所以从来没有可供同行取笑的绯闻。

“我患了相思病——”她摘下白框眼镜，精心描画过的长睫毛向上卷曲着，黑白分明的眸子水灵灵地闪动着。

“很重很重的相思病，只有你能医治得好，不知沈先生能不能大义施以援手呢？”

她的嘴角上翘，露出意味深长的微笑。

我摊开双手，耸耸肩膀：“对不起，中医对相思病束手无策，或者你应该去看西医。”

在她的笑容背后，我看到了杀机。我有敏锐的第六感，并且对于即将面临的危险更能提前警觉。

“哈哈——”她大笑了两声，陡然止住，因为此时关伯不早不晚敲响了书房的门。

“小哥，我听到有人说话，怎么，有客人吗？”他虽然老了，早年的江湖磨砺养成的警惕性却不曾稍减。

我打开门，他从我肩头向里张望，看到那女孩子，先是一愣，接着咧嘴笑了：“嘿，这位小姐很陌生啊？是你刚交的女朋友吗？小姐贵姓？”

他如此热情，我只能退开半步，放他进来。

我与关伯名为主仆，实际上一直把他当做自己的父辈。自从过了二十三岁生日之后，他便对我的终身大事耿耿于怀，只要有女孩子出现，不管是病人还是病人家属，他都要跑前跑后地多看几眼，替我出谋划策一番。

“在下免贵姓方，这位是关伯吧？常听沈先生说起。”女孩子彬彬有礼地站起来，交叉握着双手贴在腰间，大大方方地向关伯行礼。

我忍不住笑了，她的应变能力果真了得，转眼间从不速之客变成了我的座上嘉宾，并且轻轻巧巧几个字，一下子就把关伯蒙住了。

关伯喜笑颜开：“是是，是我，方小姐真是漂亮又有礼貌，今晚我做‘霸王别姬’的好菜，一起在这里吃饭好不好？”

他的两手上还带着淋漓的鱼血，不住地向女孩子打量着。

女孩子谦恭地摇头，长发披垂飘荡起来：“谢谢关伯，不过一会儿我跟沈先生各自有事，等下次再过来叨扰好了。”她的演技很高明，关伯这样的老江湖，竟然没能看出她身怀枪械的破绽。

关伯退出去时，向我兴奋地眨眨眼睛，偷偷伸了伸大拇指。

我无奈地笑了笑，重新关门，那柄飞刀也早就回到了袖子里。

“我是方星，初次见面，沈先生多多指教。”她向我也同样躬身施礼，长发几乎披垂到地。

“‘香帅’方星方小姐？”我恰当地表现出内心的惊骇。

“不好意思，那只是圈里的朋友给起的绰号而已。”她很谦虚地微笑着，重新坐回转椅里。

方星的光辉事迹早就传遍了整个亚洲，所有媒体都将她视为收视率的救星，只

要她出手，就一定犯下石破天惊的大案，而且永远都是悬案，令警察束手无策。

“方小姐光临寒舍，有什么指教？”我身边并没有让她能看上眼的东西，并不怕她出手来偷。

方星皱眉一笑：“我刚刚说了，是向沈先生求医而来。我的相思病，就是那张照片上的东西，如果沈先生肯把这个‘碧血灵环’交给我，大家或许可以认认真真地做个朋友，怎么样？”她的右手向书桌上一抹，那张照片重新出现在她的手里。

“就是它，害得我得了相思病，而且——”她的手指一弹，照片飞旋着射向我的胸前。我只得伸手接住，那是父母的遗物，不容许半点污损，不过“碧血灵环”四个字，我真的是第一次听到，更没有见到过玉镯的实物。

她眯起眼睛，似笑非笑地望着我：“沈先生，说老实话吧，我已经连续监视你九个半月了，其间拍摄的胶卷和录影带接起来，已经足够绕港岛三圈。以我的本领，虽然不能自负天下第一，却从来也不妄自菲薄，所以，九个半月内，已经对你了解得通透透透。”

“现在，我承认自己输了，因为我没找到你藏宝的地方，只能这样跳出来，把事情摆在桌面上，由暗偷转为明偷。只要它在你手里，不管你愿不愿意交出来，最终都会是我的，所以，大家最好拿出点合作的诚意来，别东躲西藏地闹个不欢而散——”

我这一次是真正感到惊讶了，对方可以在我一点都没察觉的情况下实行监视，时间长达九个半月，可能吗？

她读出了我的怀疑，立即接下去：“所有的录影带都在，有兴趣的话，改天到我的公寓里，我们可以一边喝咖啡一边欣赏。”

她的突然出现，让我平静的心一下子动荡起来：“‘碧血灵环’是什么东西？为什么父母从来没提起过，而只留下一张照片，还写下了那些关于‘审判日’的话？”

君子无罪，怀璧其罪。由她的话里，我甚至敏感地怀疑到当年父母会不会是因为拥有了这个“碧血灵环”而遭不测的？

“沈先生？沈先生？”她低声叫我。

我用打开屋顶大灯的动作掩饰着自己的失神，慢慢在桌前的另一张椅子上坐下。

“沈先生，实不相瞒，客户给了我关于‘碧血灵环’的资料，并且以十个月为期限，让我偷到它。现在只剩三周，如果我不能完成任务，加倍返还订金不说，所有的江湖声望就全部毁于一旦了，你开个价，就算是漫天要价，咱们都可以商量，怎么样？”

小偷与主人谈生意，这可能是破天荒第一次，但她却实实在在地这样做了。

我把照片平放在桌面上，直视着她，轻轻摇头：“我已经说了，我没有这样东西，

只有照片，而且不知道它的名字。”

隔着书和照片，她的眉头皱得更紧：“可是，对方有足够多的资料证明，‘碧血灵环’就在你手上，或者说，就是你们沈家的世代相传之宝。”

我只能苦笑着打断她：“它在不在我手里，并不取决于任何资料证明。方小姐，这次真的帮不了你——”

大门外，已经传来汽车的急刹车声，应该是姓麦的车子到了。

我起身，拿起书和照片，放回书架，礼貌地向方星弯了弯腰：“方小姐，我要出诊，你请便吧。”

她失望至极地站起来，重新戴上眼镜，再三地审度着我的表情，忽而展颜一笑：“沈先生，关于‘碧血灵环’的那些资料，如果你感兴趣，可以给我电话。”她取过铅笔，在记事簿上飞快地写下了一行数字。

方星告辞时，关伯掩饰不住遗憾，他根本想不到面前白衣飘飘的女孩子就是名满江湖的神偷“香帅”。

门口停着的竟然是一辆黄色的计程车，让我有些纳闷，对方既然住在银冠酒店的顶楼贵宾房，难道连私家车也没准备吗？或者至少可以借用酒店里的顶级迎宾车，那些不过是贵宾房的附属设施，可以免费使用的。

“沈先生好，我是麦义，刚刚跟您通过电话的。”从车子里跳出来的，是个四十多岁的男人，戴着金丝边眼镜，红光满面，外表体形跟我想象的差不多。

方星招手拦了一辆计程车，车子发动前，她向我笑了笑：“记得打电话给我。”

我点点头，如果是跟父母有关的线索，我肯定不会放弃。

麦义贪婪的目光，不停地射向方星，直到那计程车转过街角看不见了，才恋恋不舍地收回神来。